

王度庐作品大系

武侠卷

伍

下

铁骑银瓶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／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王度庐作品大系 武侠卷 伍

下

铁骑银瓶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 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第十三回 走凉州假意结豪友 寻疑索潜迹探崇楼

韩铁芳坐在屋里，只是对着一支已烧了半截的羊油蜡发呆，心想：刚才自己行事太鲁莽一些。可是要叫自己这样永远当着什么“王杰”“王兄弟”“王大爷”，去向两个喽啰跟前俯首，自己可真不能够干，宁可拼出了这条性命！

他的剑尚未放下，店伙端着菜饭进来，现在可不像刚才那样，不拿铁芳当正经的客人待了，并且恭敬之中还有点惊惧。他先将菜盘子放在炕上，然后笑着请韩铁芳替他托起来那张桌子。

这时院中却又有许多人杂乱地说话，韩铁芳赶紧站起身出屋，就听院中的客人跟店伙们正在谈说：“走啦！是马套着的车。野马薛瑶大概是装在车里，海螃蟹袁庆叫开的城门，他自己赶着车跑啦！大概是连夜赶到凉州府，再去想办法……”又有个人笑着说：“他们是真怕了！本来，他们大概有生以来，也没碰过这么大的钉子。只怕走不到凉州，这么长的道，连颠动带疼，野马薛瑶在半路上就许呜呼哀哉啦！”

韩铁芳一听，那两个贼已经走了，急忙拉住了一个伙计，说：“你快给我备马！”那伙计一怔，旁的人都过来劝说：“王爷！你也就算了吧！何必还追他们去呀？”韩铁芳想不到人家都管他叫“王爷”。

店掌柜也过来劝，韩铁芳却说：“我并不是去追他们，我是想，他们若是不走，我倒也走不了啦，因为我得提防他们找来再捣乱。现在，他们一

走,可知已没有事了,我在此倒不必多待了!”店掌柜说:“天这么晚,路上黑乎乎的,化的雪又都冻上冰了,你怎么能走?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不好?难道这一夜你都等不了吗?”韩铁芳仍然摇头。

这时粉菊花手里捏着几根头发,也从屋里跑了出来。院子里地下有冰,她一下就滑倒了,哎哟地又叫了一声。幸仗沙漠鼠过去把她搀扶起。她急急地说:“王兄弟,你怎么走呀?我不许你走!你要是走,可就真不对啦!”

韩铁芳说:“那野马薛瑶二人虽已逃走,可是事情不能算完,他们一定会勾人再来报复。”粉菊花拍着胸说:“咱们不怕!”韩铁芳说:“怕虽不怕,可是有我跟你们在一起,难免连累你们。若是分途而行,那他们无论多少人找我来拼命,也不会伤着你们。”

沙漠鼠倒是点头说:“这也对!本来刀枪无眼,你们若是一打架,旁边的我们就许受误伤。若是分开了走,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,你那快马跟着我们的慢车,不合算。我们呢,反正也没有急事,慢慢地走到凉州府,彼此都方便。”

韩铁芳就说:“我也是要往凉州府去,咱们在那里或许还能见得着。”转头又向个店伙说:“劳你驾,你就给我备马去吧!”旁边的人也都不阻止他了。

有人悄悄跟那店掌柜说:“叫这人走了也好,就许那两个走不远,就勾了人来。要没他在这儿还好一点;有他,再动刀乱打一阵,你这个店房就是不捣个土平,也得稀烂!”于是,店掌柜也向伙计说:“快!给王大爷备马去!”

粉菊花却拉着韩铁芳又进了屋,发誓似的说:“咱们可一定在凉州见面!你先到,你等着我;我先到,我就等着你。我到了凉州府准住在双碑巷,金大娘在那儿有宅子,你要去到那儿,吴元猛手下的那些人准保连巷口儿也不敢进去。”

韩铁芳心中更是纳闷,还未容问,粉菊花却又说:“好吧!咱们后期吧!还有几句话我告诉你,也好叫你放心,因为我见你对我总是躲躲闪闪的,仿佛不屑跟我近一点似的。我可也不是个不知分寸的人。我年纪小,混到这地步,是没有法子!我也明白我这么个人,攀不上你偌大的英雄好汉,可是我喜欢你。我没想到沙老大那样的货竟认识你这么一个好样儿的

人！将来到凉州府见了面，我跟你一定是朋友相交。你如要我帮忙，我绝不推托；我若遭了难，你可也要救我！”这小媳妇说的话很爽快，而且神态昂然，真像个女豪杰，仿佛连春雪瓶也没说过这样慷慨的话。

韩铁芳也就点头说：“好！”又拱拱手说：“咱们在凉州府准能见面就是了！”转身出屋，又到刚才打架的那间屋内，将剑入匣，并叫沙漠鼠进来，又拿了一块银子给他。

沙漠鼠手里拿着银子，却不由得叹气，悄声说：“韩大爷！你可别以为我胆小，如果胆小，我当年不能跟半天云老爷闯沙漠、走北京。现在实因为是人贫志短、马瘦毛长，又因为多年的伙伴儿花脸獾在兰州一死，真把我的锐气都弄没有了！”

韩铁芳听了他这话，蓦地又想起一件事情来，就说：“花脸獾在新疆还有个外甥，名叫安大勇，那个人你晓得不晓得？”沙漠鼠摇头说：“我不晓得！因为花脸獾那人不同我，他嘴里向来不说正经话，也许他还有什么外甥、表侄、堂兄弟。怎么，莫非韩大爷见过那人？”

韩铁芳说：“我在新疆见过那人，他也未必晓得我姓什么。不过此人也是往甘省来了，你如若见着他，一提我，他就能够知道。你就叫他到凉州去，助我一臂之力！”

沙漠鼠连连点头说：“好，好，明天大概我们不能走，因为粉菊花的脸还肿着。过两天我们一定再往东去，路上仔细打听，如若遇见那安大勇，我就一定叫他往凉州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院中的伙计就说：“马备好啦！王大爷！”

沙漠鼠提着韩铁芳的行李出屋，放在马上，韩铁芳提鞭携剑随之出来。店掌柜并派了个伙计，送韩铁芳出城。此时那粉菊花还在屋里，背着灯光，手挽着头发，以目依依相送。

前面一个店伙打着个纸灯笼，韩铁芳在后面牵着马，出了店门。顺着大街，走到南端，就看见城门。其实这里的所谓大街，不过仅能够容一辆车行走。而城也不过是一座土堡，城门就是个木头的大栅栏，但这里有打更的人看守着。那店伙拿着灯笼过去说了几句话，打更的人一面随着摇晃的灯光，惊讶地向着朝铁芳脸上去瞧，一面用双手拉开栅栏，吱呀一声响，栅

栏门就露出一道缝。韩铁芳就挂好了剑,上马挥鞭,走出了栅栏。寻着大道,一直朝东驰去。

此时虽然夜色沉沉,星光灿烂,但是右侧胭脂山上的雪光照得路径极为清楚。北风呼呼地吹着,但他身上的大皮袄足可以御寒。满地虽全是冰雪,但黑马走起来还是飞快,踏踏踏,铁蹄敲着冰雪,右侧的白色峻岭高峰都渐渐后退。他连连走了一夜,并没遇见一个人,也没追上海螃蟹袁庆赶着的那辆车。天明了,找了地方用了早饭,依然向东前进,直至天色黄昏之时,方才投店歇息。次日又走,一连走了三天,赶到了凉州府武威县。

这个地方他觉得有些熟,因为夏天的时候,他曾跟随玉娇龙由此路过。他还记得,他在南关的一家饭店用饭,玉娇龙曾独自到城里去了一次。回来时就说是到衙中去找一个故人,那人已经调任,不明下落了,她还慨叹着说:“人世变得真快!”

如今,韩铁芳回想起来往事,心中才明白,想母亲那时必是进城去打听方知府的下落去了。如果方知府还在这里做着官,她一定能够叫雪瓶前来认父。可知她老人家虽然与强梁争斗之时,下手颇为毒狠,但心地也是宽和而且慈祥的,她并不是一方面自己走遍天涯寻找亲生子,另一方面又要霸占着人家的骨肉……

想到这里,韩铁芳心中不仅悲痛,更是义愤倍增,觉得无论如何也得替雪瓶访明了那方二太太的下落。于是他就连马也不下,一直进城去找吴元猛。才一进南门,迎面就来了七八匹马,马上的人全都穿着官衣,戴着红缨帽。他不禁吃了一惊,急忙下马,向道旁躲避,并注意眼前经过的这几个官人。见都是三四十岁的,没有那个在甘州客店隔壁住过的那个“漂亮的小差官”。

他见那几匹马都出南门去了,就向旁边的一个挑着担子卖油茶的人,悄声问说:“那几个都是府衙的吗?”

卖油茶的说:“哪儿?这都是跟随钦差大人的,钦差大人现就住在府台衙门。”

韩铁芳没料到自己追了几千里地,直到这里才追上钦差舅父。他心中更是紧张,就觉得千万不能露出形迹来,因为如今自己要办的事情是太多

了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又向那卖油茶的人问说：“吴元猛吴少太爷他也住在这城内吗？”

卖油茶的把他打量了一番，才指着东边说：“那边有家保发镖店，你要问这事，得到那儿去打听。我做小买卖的人，不敢对你说！”

韩铁芳一听，心说：吴元猛好大的威风！于是牵马又往北走。眼前路果然有一家大门，门前停着几辆车，上面全都插着白布三角形的旗子，迎风猎猎地飘动，一见就知道是镖车。韩铁芳此时反而站住了身，脚步倒有些踌躇不前。

镖车上的大镖头已经进门里去了，这里只有几个赶车的和一个头上盘着辮发，身披着破得全露出了棉絮的破棉袄的人。这人好像看着韩铁芳可疑，就摇晃着膀子，走过来说：“喂！你是干什么的？要找谁？快说！要是这么两只眼东瞧西望的，我们就要当贼办你啦！你大概是念记着我们车上的东西吧？”

韩铁芳摇了摇头，昂然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们车上是些什么东西。我也是个江湖好汉，你不要不懂道理！”

这个人倒退了一步，拿眼睛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现出点不敢轻视的样子。

韩铁芳又说：“我来此是打听个人，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？”

这个人说：“你说出名字来，只要他是有胳膊有腿的人，我土蛋刁三没有不晓得的！”

韩铁芳说：“我打听的这个人就是黑山熊的儿子吴元猛。”

刁三一听，当时就暴怒了起来，往前进了一步，抡起来巴掌就要打韩铁芳的嘴巴。韩铁芳一伸手就将他的腕子抓住了，说：“你晓得不晓得都没什么要紧，为什么动手就打人？”

土蛋刁三一边用力夺腕子，一边嚷嚷着说：“还没有什么要紧？你小子好大的胆子！不但敢叫吴老太爷的外号，你还敢叫少太爷的官讳！你这小子，你是找到凉州送命来了吧！”他又叫着：“赶车的，你们快进去请黄七爷、卢四爷出来，打这个忘八蛋……哎哟！我的腕子快折啦！”

韩铁芳松了他的腕子，却又给他一脚，土蛋刁三便来了个“仰八叉”，

滚在稀泥里。旁边乱了，早有人报到镖店里。那店里就匆匆走出了五六个彪躯大汉，全都气势威武、衣履整齐，像是镖头的模样，其中有两人还都拿着明晃晃的钢刀。在后面走的一个人却赶向前来，伸胳膊先将他的朋友们都拦住，瞪起了大眼向着韩铁芳不住打量。

此时那土蛋刁三已由泥中爬起，右手耷拉着，好像已成了残废，通身都是泥水，又像是一只老母猪。他过去揪住这人的胳膊，说：“黄七爷！咱们得打死这小子！他敢叫出吴少太爷的官讳！”

这人的青茶色绸马褂叫他给弄了好几块泥，不由得大怒，说了声：“滚！”一脚又把刁三踹出了好远。黄七把马褂上的泥弹了弹，这才向韩铁芳问说：“朋友！不必跟他一般见识！你有什么事，可以跟我们说！”

韩铁芳就拱了拱手说：“我原是到这凉州城来找吴元猛的。”

这个黄七也现出来惊疑的样子，就又问：“找他有什么事？你贵姓？”韩铁芳说：“我姓……姓王，久仰吴元猛的大名，此次是从新疆来，路过甘州，遇见了旧友沙老大；他听说我没有去处，才叫我来投奔吴元猛。”

黄七却又露出看不起的样子，把头摇了一摇，冷冷地说：“既是沙老大荐你来的，要想在吴少太爷的手底下求饭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够这样称呼他！”

韩铁芳挺直胸说：“你不必这样说！我跟沙老大虽然相识，可是你却休拿他来跟我比……”说着就拍了拍鞍旁的宝剑。那黄七等人把眼睛瞪得更大，都不住地打量他，且露出吃惊之色。

韩铁芳就说：“我来找吴元猛，并非是为求饭。我也保过镖，走过江湖，在天山之间，新疆的沙漠上也都有不少的朋友。我只是闻吴元猛之名，想与他交一交！”对面的这几个人就愈为惊异。

韩铁芳又说：“在峡口营我也与野马薛瑶、海螃蟹袁庆两个人见了面了，他们都叫我来此地。”

黄七一听便笑了，说：“原来都是自家人！你何不早说呢？来！把王大爷的马接过去。”又向韩铁芳拉手说：“进来进来！这些位朋友，等到里边我再来给你引见！”

当下就有人过来恭恭敬敬地接韩铁芳的马，韩铁芳却不放心马上的

包袱和宝剑。他都亲手解下,亲手拿着,这才略微谦逊了一下,便随着黄七走进了镖店的大门。身后和旁边都有人跟着他,向他打量,并悄悄地谈论。

韩铁芳昂然往里走去,只见外面虽然很乱,就是马棚、厨房、把式场子,没有几间房子,里院却是房屋高大,院落整洁。韩铁芳心说:说不定吴元猛就住在此地,快些见面跟他决一高低,就算完了。不然等到那个断了一只手的野马薛瑶来到,事情必定闹穿,那时也得有一场乱斗。

他被让进东屋里,见屋里陈设得很特别,门后虽然放着刀棒,壁间也挂着刀剑弓矢,可是也有对联跟字画,上款都题的是什么“仲谋仁兄雅正”等等的字。“仲谋”大概就是吴元猛的台甫,大概是取的又勇猛又广智谋之意,这个号倒跟三国时的孙权的大号相同。

随后进来的一共是四个,黄七还有黄七给引见的卢四、铁腿孟山、大刀陶瑾。这都是本镖店的大镖头,也可以说是黑山熊父子手下的喽啰,倒是都很客气,尤其是黄七还不住地让座。韩铁芳就脱了皮袄坐下,黄七便在下首椅子上陪着,就要请教韩铁芳的“台甫”。韩铁芳却一时真想不起来,只好把他师傅瘦老鸦的名字借用了,说:“我名王仲远。”

黄七抱拳说:“更是久仰了!”遂叫伙计献茶,又说:“把王大爷的行李跟宝剑都放在那边椅子上吧!”伙计给抱了过去,韩铁芳的眼睛还随着向那边看了看。

黄七就先问野马薛瑶在那里的情形,韩铁芳说:“他们在那里倒还好,我只同他们见了一回面,他们就叫我来了。我在甘州住了很多日子,此次一路往这边来的还有沙老大,跟……”说到这里他笑了笑,又说:“跟他认识的一个妇人,名叫粉菊花。”

黄七听到这里,就哈哈大笑,旁边的三个人也都笑了。黄七就说:“沙老大那小子就指着她吃饭嘛!他就算是她的一个老人家。粉菊花跟我们这里顶熟,没有人不认识她的,我们到甘州去也总要先去看看她。那娘儿们倒很会挣钱,这两年她手里也有些积蓄了,眼眶子也比早先高啦,除了我们兄弟这几个,别人恐怕她还不大答理呢!”

旁边的孟山、陶瑾二人就全都问:“她是要往哪地方去?”韩铁芳说:“听说她也是要来凉州。我却嫌她坐的车太慢,并且不愿与她那样的一个

妇人同行，我便先来了。”

旁边的三个人又都悄声带笑地谈说：“那娘儿们来了，许是在四喜堂搭伙，咱们还能够去；要是她一来，就去见金大娘，那，咱们可就……”

黄七接着他们的话，就笑着说：“那咱们可就光看着眼馋了！可是你们放心，她来到凉州是为什么？一定是她在甘州混得不好，这才来求饭。她要是先上了高台阶，叫你们爬不上去，难道那金大娘还能够永远管她饭吃吗？”

韩铁芳此时就惊疑地问说：“金大娘又是什么人？”黄七摆手说：“那，你老兄就不必问了，你在此住的日子久了，必定能够知道，对外人，也要少提她的名字。你既是慕吴少太爷之名而来，回想五年前，那时我也是如此。我原在长安保镖，金霸王咱不敢高攀，银霸王侯雄，铁霸王窦定远、李平、张保、焦衮、秦杰，跟潼关的老君牛张伯飞、仙人剑张仲翊，那全是我的老朋友。我来此也是因为少太爷他瞧着我的刀法好，才把这座镖店交给我经营！”

韩铁芳听他这样得意洋洋地吹着，心里却不住暗笑，忍耐不住，便又问说：“吴元猛兄现在在哪里？烦你快些带我去见见他才好！”黄七却摆手说：“别忙！别忙！”又说：“见了他时，你还是尊敬他一些才好，叫他一声吴少太爷不算低了咱们的名头。本来他就比咱们高得多！”又说：“你来得巧，他本想回乡里去看看，因为下雪，祁连山里不好走，所以才没有回去。现在他正在城中，可是并没在这镖店里。”

韩铁芳急问：“他住在什么地方？”黄七却不急不慌地说：“这保发镖店虽是他开的，可是他并不在这儿住，他另有大宅子。”韩铁芳说：“我知道他是另有大宅子，可是他的宅子在哪里？在什么地方？”黄七说：“你找他去，他是绝不能见你。”韩铁芳说：“我不找他，我要请他来到这里见见面。”黄七却说：“老弟！你真把少太爷小看了！他那样大的身份，谁能够请得动他？你同他又素不相识，你想他能够为你立刻就来？”

韩铁芳不禁愤然。黄七又摆手说：“别忙！别忙！我看你大概是在沙漠里走惯了的，性情就跟那里的风似的急。你来到凉州可不能这样。尤其是吴少太爷，他是一位办事最沉稳、最细腻的人。譬如，这件事你大概晓得，

从去年他就要找玉娇龙去比个高低。今年夏天,他听说玉娇龙跟一个姓韩名叫韩铁芳的小子又回新疆去了,他那时就想追了去拼斗,可是直到如今他也没去。并不是他胆小畏缩,也不是他性情懒,是他生来就谨慎细心,要不然他也不能成这么大的事业,出这么大的名!”

韩铁芳一听,倒觉着有些意气消沉了,因为觉着吴元猛大概是一个没志气的人,自己真不值得到凉州来找他,还不如一直踏雪登祁连山去杀黑山熊呢。

又听黄七说:“今天有陕西灞陵镇的吕通海保着一万多两镖银来到这儿,吴少太爷把他请了去了。两人都是当世的豪雄,现在一定正谈得起劲,他也没工夫见你。不过,待会儿我叫别人到他的宅里,把你的事告诉他一声就得了。”说着就向卢四说:“老四,你去辛苦一趟怎么样?”那卢四点点头说声:“好!”站起身就出屋去了。

这里黄七又向韩铁芳说:“王老弟,咱们是一见如故,你就在这里住一两天也不要紧。我这个人最好交朋友,我一定能引着你去见他一面。他若是看着你好,就许留你在这里帮助我;如觉得不中意,他至少也得送你点盘缠。你若觉得不够,我们还可以给你添些。都是江湖朋友,彼此就不用客气,要是粉菊花来了呢,那咱们还得一块到她那儿去乐一乐呢!”

那孟山、陶瑾两个人也都跟韩铁芳说说笑笑起来,韩铁芳觉着这些人倒还都爽快,便也勉强笑着与他们谈话。他们问到沙漠,自己就谈沙漠;他们问草原,他也就说草原,假说自己在新疆也是个半天云、半截山那样的人。可是一提到玉娇龙与春雪瓶,他就说:“我只久仰她们的大名,可惜却没有见过。”

这三个人都笑着说:“听说玉娇龙死了,不知是否真的。她就是不死,也早成了老太婆了,见了也没啥意思。倒是春雪瓶,我们倒都想……”韩铁芳一听他们的话要辱及雪瓶,就不由得把脸往下一沉。可是这三个也像是有何顾忌似的,话只说到这里,彼此望一望,笑一笑,就不再提了。韩铁芳倒不由得纳闷。

忽然外面有一个像伙计模样的人,往屋里一探头,此时黄七、孟山、陶瑾就全都站了起来。黄七用眼色将那人瞪走,就向韩铁芳笑说:“你在这里

坐着,我们来了一件买卖,要去商量商量。”说着,三个人都匆匆地走了。

韩铁芳愈是惊疑,因为屋中还有个伺候茶水的伙计,他也不便追出去查看。他就倒背着手儿在屋中来回地走,心中是又闷又急。过了很多时候,忽听屋门吧地一开,原来是那个卢四回来了。他好像刚喝了酒,面色紫红,眼瞪得很大,一进屋来他就瞪住了韩铁芳,并且急跑过去挡住了那把放着包袱跟宝剑的椅子。

韩铁芳也陡然吃一惊,手下预备好了拳式,神色却不变,从容带笑地问说:“卢兄!你见着吴元猛说了我的事没有?”卢四却狞笑着,说:“不用说,他早就知道你了,你是为什么来的?”

韩铁芳笑说:“这真奇怪!难道你没说我是为跟他交个朋友才来的吗?”卢四哼了一声,说:“怕你不能只为这个吧?”

韩铁芳昂然说:“我倒是还想到祁连山去见见黑山熊,因为……”卢四厉声问说:“你真不为别的?”

韩铁芳也大声说:“我真不为别的,难道还要夺他的名声、占他的镖店吗?”卢四回手锵的一声将他那口宝剑抽了出来,近前一步,更厉声问说:“你说实话,你不是……你不是从迪化跟随那个……玉钦差来的?”

韩铁芳笑着说:“岂有此理,我认得玉钦差是谁?”卢四忽然又笑了,说:“你不是为玉钦差的事才要见吴少太爷?”

他的话虽未全都说出,但韩铁芳立时就明白了,于是也厉声说:“他既不肯见我,你就把剑给我,由着我走吧!我一人什么事情、什么买卖也能去做!”卢四咧着嘴过去,韩铁芳劈手就抢过来宝剑。卢四却赶紧回身替他拿了剑匣,拿手捧着,笑说:“快把剑收起来吧!带上,现在我就带你去见他吧!”

韩铁芳倒不禁有点疑惑,就问说:“吴元猛现在什么地方?”卢四说:“现在他的宅子里吃酒呢,因为今天来了灞陵镇的吕通海,他设宴洗尘,坐陪的还有本地第二位的有名人物镇凉州朱逢源,和财神爷马百万。另外还有飞虎鲍坤,那是陇山五虎中的大爷。刚才我把你来的事向他们一说,他们都很诧异,吴少太爷叫我立刻就带你去见他。”

韩铁芳一听,晓得吴元猛绝不是一个呆子,他已把自己的来历看出了

十之八九了。这回叫了我去,也许安排下了陷阱。我去了,他们就得把我捉起来……然而他是绝不畏惧,遂点头说:“好吧!你就带着我去吧!”他于是将剑入匣,佩在腰间,又去拿了大皮袄披在身上。卢四却说:“你的行李就放在这里,不要紧,绝没有人动。”

韩铁芳点了点头。卢四就摘了一口刀带着,同他往外去走。

出了镖店,往东去不远,就是一条很窄的胡同,有十几家小门,有的门口还站着穿红戴绿的妇女。卢四一来到这里就神气十足,走了过去,就笑着说:“这条胡同你也得记清楚点!花姐都住在这儿。”

韩铁芳猜想本地所谓的“花姐”必定就是妓女,而这条胡同也就如同洛阳的琵琶巷。他没有言语,随着卢四又拐进了一条较宽的胡同。这里路东有一家高台阶的门儿,门虽不大,可是黑漆崭新,房子盖得整齐而高大,里边还像是有楼。有一个十六七岁的丫鬟似的女子正出来倒脏水,卢四就赶上前去叫着:“杏儿姑娘!金大娘在家里没有?你替我问她老人家好!”这个丫鬟笑了笑,就把水一泼,卢四摸着他的袍子说:“哎哟!溅了我一身!”丫鬟更笑了,又凝目看了韩铁芳一下,就跑进门里去了。

韩铁芳十分注意这个门儿,记住了这里就是那“金大娘”的家,看来金大娘那妇人在本地的势力一定不小啊!他就赶上了卢四,遂问说:“金大娘到底是个干什么的?莫非是吴元猛的姘头吗?”卢四摆着双手变色地说:“千万别胡说!千万别胡说!”

韩铁芳倒不禁发怔了。卢四又指指南首,说:“刚才咱们走过的那条胡同,那里边住的花姐们,就都是金大娘的干闺女。若不给金大娘叩头,不给金大娘送礼,就别想在这儿混。”韩铁芳这才明白,那金大娘也不过是本地的一个老鸽子。

卢四又说:“连咱们也是,要不当金大娘的干儿子,可也不能在这儿吃饭。”韩铁芳一听这话倒又不明白了,刚要再问,就已出了这条胡同,来到一条横街上。路北就是一片新盖的房屋,一座大门,那门前站着七八个身穿短衣的年轻汉子,都一齐扭头往西边去望。还有一个人骑着马,两个人在后面跑着,好像往西边追赶什么去了。

卢四就面现惊异之色,赶上前去问说:“什么事情呀?你们在这儿看什

么啦？”

门口的这些人把脖子扭得像回不过来了，有的握拳顿脚，有的谈论纷纷，韩铁芳仔细去听，就听他们说：“刚才这前门来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儿，戴着顶红缨帽，骑着一匹白马。妈的他直在这儿来回转，拿眼睛直瞪着咱们这大门，不是探子，就是他妈的找打的！”

卢四这时两眼全都吓直了。韩铁芳更为诧异，他想这就是那个曾在甘州来安店里住过的“漂亮的小差官”。玉钦差若有这么一个干练的官员在后边保护，可真使自己放心了。

这大门前的石桩上也系着不少的马匹，原来这就是吴元猛的宅子。好阔！卢四带着他上了台阶就往门里去走，这些人也都随着进来，用眼睛盯着他。

韩铁芳却神色不变，腰挂宝剑，反披着黑羊皮袄，迈动大步就往里走。院子都是新砖铺成的，积雪都打扫得很干净，且有仆人、仆妇、丫鬟们出入。里面的院落很深，但到了第二重院内，卢四就悄声叫韩铁芳止住步了。

这时，那高大的北房中早有人隔着玻璃窗向外观望。卢四就赶过去，低头拱身，隔着玻璃跟屋里说了两句话，并回手指了指韩铁芳，遂又笑着，向着玻璃弯身，退了两步，才转过身来挺直了腰，威风凛凛地向韩铁芳说：“你就在这儿等吧！少太爷正在陪客吃酒呢！待会儿才能叫你进去见！”

韩铁芳却说：“我不能多待。见了吴元猛，若看见他是个朋友便罢；他若徒负虚名，不是个可交的人，我还今天就要离开凉州呢！”

他昂然就要往屋中闯去。忽见由屋中走出来一个中年的短身汉子，手提着一对光芒耀眼的护手双钩，抬抬下巴，向韩铁芳说：“站住了吧！你不是要见吴少太爷吗？”

韩铁芳看这个人的相貌并不怎样出众，只是身体倒还结实，脸色跟地皮一样，直觉十分的凶恶。韩铁芳就一点也不客气，问说：“你就是吴元猛吗？”

这人摇头说：“不是！我姓鲍名坤，号叫飞虎，你是从西边来的，你不能不知道。现在迪化去了几位豪杰，恶虎杨鑫、猛虎林永、瘦虎常明、黑虎袁用，那都是咱的弟兄。”韩铁芳点点头，毫不惊异地说：“原来你们就是陇山

五虎？我在西路上倒没遇见他们，不过久仰你们得很！”飞虎鲍坤一笑，说：“岂敢岂敢！”他把钩归到一只手里提着，走过一步就说：“朋友，你是要见吴少太爷吗？他跟我是老朋友，他现在就在屋里，可是他要见一个人，得先看看这个人的武艺！武艺要是不差，他可以留下，给碗饭吃；武艺要是稀松平常，那他就不见。我看你的相貌还威武，口气又大，一定是会几下子武艺，那么就请你先练一练，兄弟我奉陪！”韩铁芳说：“我来到这儿原是为看看他那个人，交个朋友，并非想与人争斗，来此显武艺。”

飞虎鲍坤把钩又擎在双手之内，同时抡起，充满恶意地笑着说：“你要是不露武艺，那你可见不了少太爷，就算白来了这一趟！并且你也休想走！”韩铁芳沉下脸来说：“岂有此理！”忽然这个人的双钩就要钩他的脖子，韩铁芳急忙往后退了两步，甩去了皮袄，锵的一声拔出了宝剑，寒光抖动，忍声说：“你想比武，可就得提防受伤。快闪开！叫我去见吴元猛！”飞虎鲍坤持钩将那屋门拦住，冷笑着说：“你要想进屋，就得先由我的双钩底下钻过去！”

韩铁芳扭头看见那玻璃里有几个人都正在向外望着，他就狂笑着说：“吴元猛，你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真叫我看不起你！”

鲍坤耸身挥钩而来，韩铁芳展剑相迎。鲍坤的钩如雕翅，忽而斜击而来，忽而又掠越着腾起。韩铁芳剑似银蛇，专咬敌心。鲍坤身向旁闪，一钩高举，他想要先钩开韩铁芳的剑，而再一钩就将韩铁芳的脖子钩住，但他做不到。韩铁芳一剑紧一剑地刺来，鲍坤的双钩就有点乱了，身子且不住地后退。

这时忽由屋中走出来几个人，就有人大喊一声：“住手吧！”鲍坤缩钩跑到了远处。那屋门畔站着许多人，都吃惊地望着韩铁芳的剑法。韩铁芳将剑挽了一条花儿，这才住手。他抬头去望，见屋内出来的为首的人是一个身约七尺的汉子，年纪二十五六。这人穿着古铜色缎子面的狐皮袄，脚下是青缎快靴，头发很厚，辫子打得很整齐，一张大长脸，笼罩着一层苍白色，眼睛非常有神，眉毛好像两把扫帚。这个人说：“你们不用打了！你的武艺我也看出来了，是受过真传，可称得起是朋友。我就是吴元猛，朋友……”他双目向韩铁芳狠狠地瞪，说：“你可也得道出你的真姓名！”

韩铁芳仔细看了看他,就微微一笑,说:“我姓王,名叫仲远,这还能够改吗?”吴元猛点了点头说:“好!就算你叫王仲远,可是,你是玉娇龙、春雪瓶他们派来的不是?”他的声音极为洪亮,双目瞪得更大更狠。

韩铁芳却从容地说:“你若这样说,可见你在甘凉道上徒负盛名。玉娇龙、春雪瓶那是如何的人物?她们若是想来找你作对,还用派人来?哈哈!你太把她们看得小气了!在沙漠草原二十年来,无论何人都不敢提起她们的名字,她们是来无踪去无影,神鬼莫测。我们在这里说话,她们就许在你背后了!”

吴元猛神色一变,不由得回首看了看。他又向他身后的那个人一笑,转过脸来,阴沉地问说:“我可看着眼熟,好像我认得你。今年三月间,我正在西安府,就看见你跟玉娇龙同行。你的名字叫韩铁芳,你杀过金刀太岁余旺,还伤过戴阎王,你,还敢来欺瞒我吗?”这末一句话说出来,真是声如霹雳。韩铁芳却脸色也不稍变,就问说:“你是畏惧韩铁芳吗?如果你真怕他,那我可以当他,不过,我却不姓韩!”

吴元猛一笑,大长的脸上立刻显得温和了,他说:“好朋友!向来到此投我的人都是见我一瞪眼,就吓得晕了,战战兢兢的,真叫人看了又可怜、又可恨。独有你,好朋友!”他伸出大拇指,点头称赞着,又说:“请进屋来吧!”

他先转身,随着那两个人进了屋。飞虎鲍坤过来,齙着牙笑说:“王老弟!连我都佩服你!来吧来吧,请屋里喝酒来!”那卢四也赶紧由地下抱起那件黑羊皮袄,给送进屋去,又急忙退了出来。

韩铁芳提剑进屋,就见吴元猛等人还未落座。吴元猛笑着说:“王兄弟把剑放下吧!在这里用不着了,哈哈!”韩铁芳也笑了笑,就将剑放在一张大理石的桌子上。他见旁边并放着一对甜瓜大小的铁锤,锤上边有凸起的字,是“元猛”,把子有二尺多长,是用很坚硬的木头做成的,并且辘裹着蓝色跟黄色的带子。韩铁芳早就听人说过吴元猛力大无匹,如今见了他这对兵器,却又不由得心中越发谨慎。他环顾这屋中,就见满壁的字画跟镜屏、桌椅、绣墩,全都十分讲究,里间是一大桌丰盛的筵席,并有两个身着绸缎、十七八岁的丫鬟侍酒。

吴元猛就带着笑，给身后的人向韩铁芳引见。原来一个身穿灰鼠皮袄、有很长的黑髯、身材细高的人就是镇凉州朱逢源；另一个年约三十，紫脸膛，中等身材，非常强悍，就是新从陕西来的、灞陵大侠吕慕岩之子、铁爪鹏吕通海；还有一人，刚才根本就没出屋子，现在还躺在一张木榻上，拿着银烟签子翡翠烟枪抽鸦片呢！这人穿的是火狐袍子，黄脸小眼睛。吴元猛给引见说：“这就是甘凉道上开有十家钱庄的马百万。”

马百万躺在那儿，他倒是确实懒得起身，只点了点头。吕通海虽然拱了拱手，可是也立时就坐下了。倒是朱逢源十分和蔼。吴元猛叫丫鬟搬了凳子，就请韩铁芳在对面落座，另一个丫鬟伸出戴着金镯翠戒的手来给他斟酒，韩铁芳却不动酒杯。

吴元猛就笑着说：“朋友！咱们是一见如故。我也不用细究问你的来历，反正你既肯到这里来，也算是看得起我吴元猛，你绝不会安着歹心。我这里也正缺少几个真正有本事的朋友帮忙。这位朱大哥虽是江湖赫赫有名的镇凉州，但因为身体有病，不能太分神管我的这些事。我，你大概也早晓得，我家与玉娇龙那娘儿们结下了二十年的仇恨！”

说着“吧”地猛捶了一下桌子，韩铁芳不由又面现怒容。吴元猛却越发暴躁，脸又涨成紫色，说：“王兄弟！谅你听了也得生气。我父亲黑山熊并未得罪过她，并未抢夺她的什么至亲骨肉，但二十年来，她一点也不肯放过。我们虽没看见她，可是听说她在祁连山、阴山不断寻找，声言只要找着我的父亲，她就要将他碎尸万段。因此我才学武艺，才交了许多朋友。上次听说她往东去了，我就追到了长安，后来听说她跟个少年人又回往新疆去了，我也就要去，我是想凭我的铁锤与她的宝剑决一高低。虽说她是江湖上有名的女霸王，但我却不怕她！只是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声音才稍稍缓和，又说：“前几天有由西边来的人，说她已经死了，是由那个名叫韩铁芳的人给她送了终，不知埋在哪里。这真叫我扫兴！要叫我走几千里地去跟春雪瓶做对，我可又觉得不值得了，因此我才没往西去。并因为这里又来了一件事情，须待我亲自办理，不然你来到这里也看着我了！”

韩铁芳就问说：“现在这里来了什么事情？”吴元猛把眼一瞪，狼狽地